

參賽類別	☐ 小說組 ☒ 散文組 ☐ 新詩組
作品名稱	錦鯉

男生女相，其命富貴，命卦一看，此人必想富貴一世，你們很幸運，如果這孩子是個女孩，那他的淚水可以養活一池子的錦鯉。

「是不是我對妹妹比較好，所以你才想變成女生」

「你這樣進男廁別人都会覺得你怪怪的」

「你為什麼要吃女性荷爾蒙？我們可以接受你是同性戀，但真的不能接受你變成人妖」

「如果大家都想變就變，那我也一起變啊，大家都不要生小孩啊」

「小弟子有事相求，弟子於今年陽曆三月五日開始進行賀爾蒙治療並以女性的身分生活，但仍為男性姓名所苦，故希望能得法師賜女性姓名，祈請師祖恩允」隨著擲筊三聲，三個聖杯；乾淨俐落，不過最後的我還是沒有勇氣與這位與我父親相識數十載的法師開口，我還是沒有勇氣讓祖父母兩位老者知曉我已不是他們的乖孫、讓我妹妹知道他的哥哥永遠的變成了他的姐姐、讓我的哥哥知道他的弟弟已經是女兒身了，我閉上眼睛，好多事情，到底從什麼時候開始的？

「老師！那個同學坐著尿尿！」

「女生才可以坐著尿尿，你沒看到男生都在這邊！」

那是記憶中我人生最早發生的事情，同學的嘲弄聲、老師的斥責聲；我不明白，為何男生們都整整齊齊、豪不害臊的站在那一排沒有任何隔板的水道上廁所，為什麼他們不會覺得自己跨下的東西很噁心很見不得人，我不明白為何我不能躲起來，我不明白為何我不能關上門，我只明白，大人希望我站在那裡，大人們希望我站著上廁所，如果我不這樣做我就會被罵、被打；我必須守規矩，才不會被處罰，我要像個男孩一樣，這樣才守規矩。

「不要跟女生計較，你以後會感謝我的」

我永遠都記得，國小老師總有一種意義不明的安排，將原本一張張的桌子左有兩張合併，讓男生坐一邊女生坐一邊，坐我一邊的女孩跟我說：「如果你敢超過你就完蛋了」，我也一直都很小心翼翼，直到某一天我再找課本的時候手肘超過了一點，她直接抓著椅子往我身上砸過來，那時候的我是個營養不良的孩子，小學三年級還只有十八公斤，想當然而我受了很重的傷，但需要道歉的是我，被老師處罰的是我；那是我人生第一次感受到，不論如何弱小如何強大，從生殖器發育，我就變成了那個不可以受傷不可以哭的人；那只存在於歌曲裡玫瑰少年的故事，只是對這個島嶼上的性別文化最大的諷刺，其實你一直都是你。

我不明白他們究竟如何無法發現，我下體上滿滿的抓痕、喉結上滿滿的傷口還有貫穿整隻手臂的劃痕；國中後的考試前家人總會把我帶到北港朝天宮，當我雙手捻香，由心虔誠，除了我之外從未有人知道我在每一座香爐前祈求著什麼，我祈禱我不再長高、祈禱我聲音不再變得低沉、祈禱我的身體向著我渴望的方向成長，神像從來靜默不語，而我肩膀越來越寬、聲音越來越低沉、身高越來越高；身上的傷口越來越駭人，臉上的笑容越來越無奈，我在傷害自己，是啊！我一直都在傷害自己！但當刀片劃開了真皮層，所有思緒都停了下來，只剩下手臂上傳來的疼痛，只是會痛而已，這是多難得的時刻！只是會痛而已！只是會痛而已！

「不管妳在別人眼裡是什麼樣子，妳都是我的女朋友」

那是我第一次偽造父母簽名請假、是第一次套上女孩的衣服、是第一次體會到被他人溫柔以待、是第一次擁抱著他人哭泣，那是我的第一個愛人和我告白時說的話，我那以為故事會越來越精彩，當這個大我五歲的男人輕撫我的頭頂，將我的臉帶到他的胸前，當我掂起腳尖給出了我人生中第一個熱吻的時候，一切好像都變得更美好了，直到確認了這份愛的第二個月，我的愛人確診了咽喉癌，從此之後我跟他只見了三次面，之後的一段時間，他還會在他接受化療時給我看一些他的照片，慢慢地他不再傳照片了，慢慢的等待他回訊息的時間越來越長，某一天後，他再也沒回過我的訊息了，那時候的我已經從高職轉到一所私立的普通高中，我的學校甚至就在他的醫院隔壁；在他不再回我訊息前顯示在螢幕上的每一字每一句都在希望我能照顧好自己、希望我不要傷害自己、希望我忘了他找到下一個愛我的人... 希望我能過得好好的；為什麼那麼漫長的一生，卻偏要給我那麼短的一瞬間。

「跨性別女性是對女性拙劣的模仿，是父權主義物化女性的陰謀」

那是曾經評論我的網路文章中最刺痛我的一句話，那是某一次的動漫展，我側躺在當時的戀人的膝上，然後被人側拍，成為了這篇文章的封面，內容詳細我已經記不清楚了，但我記得內文所有對於跨性別的批判都是那麼的有理有據，如此的有邏輯，從來沒有進入女性的生活圈；只是在外貌、妝容上模仿女性，扮演著男性視角中的女性，這甚至連坐自己都不算，如同積木搭成的華美房屋，在社會的檢視下坍塌的一蹋糊塗，事實吹走了面具虛假的形象，只剩我獨自遊玩這寂寞而荒唐的遊戲，看著水中的倒影，看著多麼噁心，我的人生早就已經成為一盤拙劣的棋局，黑子白子同時步入死局，毫無進退可言，我好想把鏡子裡的臉給撕下來，好想殺死鏡子裡的那個人，好希望這面鏡子裡的一切都看不清也聽不見；那噁心的臉跟噁心的聲音，如果永遠不再這個世界上就好了。

「一篇好的文章與一段人生經歷一樣，就算不是有所成長或正向結尾；至少也是一段也無風雨也無晴的感悟」

這是指導我六年的補習班作文老師認為的寫作訣竅，尤其在大考作文中被認為尤其重要，一篇好的文章需要讓人成長或至少有所感悟，而不是沉淪；可我從出生到現在都不斷地往下沉淪，需要安眠藥才能入睡、看到窗口就想一躍而下，焦慮幾千個日出卻無法做出

改變，可笑、難過無數個黃昏卻沒有勇氣自我了斷，可悲、度過無數段感情卻都向抓著救命的浮木最後逼迫他們離我而去，可恥；這些痛楚沒有詩意，那些軟弱沒有道理，當我提筆寫下這些故事，每字每句毫無意義。那是發瘋般的負面情緒釋放，空有滿篇情緒，我很常提筆寫下滿篇自己每一天的痛楚，這些惡意永遠的停留在雲端硬碟那個未命名資料夾中，永遠不會被其他人翻閱，只讓自己在每一次翻看時的精神內耗；我很常在考試時寫出虛構而抽象的故事，因為我知道我自己的故事從來只能讓人感到不適，沒有一個評審委員會期望從一個應當青春洋溢的孩子寫出一行行的血淚，沒有人想看變得越來越軟弱越來越瘋狂的故事，大人們不想看到，大人們不願看到，那是一個脫離常模的孩子向著自殘、酗酒、性成癮不斷下墜的故事，沒有人想看見；沒有人想在乎，只有那毫無意義的，假惺惺的，看似不斷進步時則沒有任何進展的性別教育與性別文化，我多希望我能如同在庫爾切斯帶狀公園的女孩一樣，被那代表單純的惡意與仇恨的小獵刀帶離這個毫無希望與活力的人生。

我多希望我的淚水真的養活了一池子的錦鯉，至少那是最無知的生命，錦鯉不知的喜怒哀樂，不會思考那麼多，不會因為自己與生俱來而無法逃離的樣子而焦慮、憂鬱、發狂，我多希望我的名字沒有那像在稱呼一個亭亭玉立的男人般的發音，但我不能改變他，那屬於我父親的宗教信仰，是我父親最深信不疑的人給我取的名字；我多希望那個建立我最基礎的人生習慣的不是個老師，而是我自然而然地用我習慣的方式與工具，但我知道那不可能，畢竟幼兒園是建立孩子的自我性別觀念的時候，每有家長想要看到自己的「兒子」沒有在幼兒園裡像個男性一樣上廁所；我多希望我是那個可以大哭的孩子。但我知道我不能，因為沒有人想看到一個會哭泣、軟弱的男孩，我知道我哭了之後只會迎來數不盡的指責，畢竟我有外生殖器，所以我不能哭；我好希望我不會因為別人跟我說：「你是我的女朋友」，被用女性的名詞稱呼時就好像被初次當成人來看待般大哭，但我沒有辦法，因為這樣的溫柔在我的外生殖器生長出來時就已經無權享受，所有人都只期望我成為一個堅強有擔當能為他人遮風擋雨的人，沒有人會在為我而遮風擋雨，我多希望我的人生的前段能夠不在一群每天將性與生殖器的男性為伍，多希望自己能不聽那些不堪入目的言語，讓我變得像個男人，只能用男人的視角模仿女人並自以為這樣能讓別人也認為我是女人，最後只能更厭惡自己的臉、骨架、下體與自己人生的一切經歷。

我走出寺廟門口，內心感受到了也無風雨也無晴般的平靜，不過這段平靜不是來自於對人生的感悟，而是對焦慮、憂鬱、與想死之心和瘋狂早已麻木，我需要愉悅感，所以我劃開手腕啟動生理機制，期望多巴胺能減緩心理上的不適；我需要忘掉那些我無法解決的事情，所以我酗酒成性，期望乙醇代謝產物能帶走我的煩惱；我需要人陪伴，所以我在短短的一個暑假與十二個人發生風險性行為，因為我期望用身體留住他們的關心；我沒辦法停下，也不想停下，我只想繼續向下麻木，繼續向下墜落，這裡沒有得到救贖的童話故事，只有醉生夢死，未來不知如何的迷茫，我好希望我像錦鯉，每日等待人類的投餵，他們沒有性別不安的個體，只需活著。